劒笑

劒筴第二十二卷

蹈節篇凡四十五事

凡四十九條

劒名法

碎劒

申蒯劒呼天

子囊伏劒

劒迎申包胥

鐲逆

從劍

退劍

劍傷風木

伏劍謝漢使

罵劍

僞臣炊劍

劍耐鬚

祭劍

披劍募進兵

劍後

劍戰長安城

留珍亥劍

劍殉

劍討叛

劍嬰城

排劍

乞賜劍

劍抗

不降劍

劍免胄

引劍

劍効命

舞劍酧國恩

靴中劍

得劒烹

劒衛

劒令軍

田布伏劒

膏劒

劍筴第二十二

明甄貞錢希言譔述　雲間吳爾成訂正　[illegible]授錄

蹈節篇

筴曰絕絃生繁會之音委灰揚芬芳之烈自古貞臣誼士何代無之有幸有不幸耳矯矯諸君或投七尺之軀或徇一顧之感或膏飴鼎鑊或慷慨陛庭靡不勳炳旂常光流竹帛嗚呼休哉匹夫之

志雖不可奪無翼胡飛不脛胡走豈非
春秋戰國英雄有以風之也耶至魏晉
橫流之際有以屛暨嬰鋒兇強砥行者
庶幾疾風勁草之思焉君子之于忠義
造次顛沛必于是也母氏聖善貞姬殉
身蓋女節中之錚錚者歟然僅見一二
不其難乎不其難乎無不善畫者莫能
圖何哉易曰王臣蹇匪躬之故筴蹈節

飭赦法

晉文侯使李離為大理過聽殺人自拘于廷請死于君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罪非子之罪也李離對曰臣居官為長不與下吏讓位受爵為多不與下吏分利今過聽殺人而下吏蒙其死非所聞也不受命文公自以為罪則寡人亦有非矣李離曰法失則刑刑失則死君以臣為

能聽微決疑故使臣爲理今過聽殺人之罪罪當死文公棄位委官伏法亡國非所望也趣出無憂寡人之心李離對曰政亂國危君之憂也軍敗卒亂將之憂也夫無能以事君闇行以臨官是無功以食祿也臣不能以虛自誣遂伏劒而死

晉文公反國李離爲大理過殺不辜自繫曰臣之罪當死文公令之曰官有上下罰

有輕重是下吏之罪也非子之過也李離曰臣居官爲長不與下讓位受祿爲多不與下分利過聽殺無辜委下畏死非義也臣之罪當死矣文公曰子必自以爲有罪則寡人亦有過矣李離曰君量能而授官臣奉職而任事臣受印綬之日君命曰必以仁義輔政寧過於生無失於殺臣受命不稱壅蔽恩如臣之罪乃當死君何過之

有且理有法失生即生失殺即死君以臣爲能聽微决疑故任臣以理今離刻深不顧仁義信文墨不察是非聽它辭不精事實掠服無罪使百姓怨天下聞之必議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怨積于百姓惡揚于天下權輕于諸侯如臣之罪是當重死文公曰吾聞之也直而不枉不可與往方而不圓不可與長存願子以此聽寡人也

李離曰君以所私害公法殺無罪而生當死二者非所以教于國也離不敢受命文公曰子獨不聞管仲之爲人臣耶身辱而君肆行汙而霸成李離曰臣無管仲之賢而有辱汙之名無霸王之功而有射鉤之累夫無能以臨官籍汙以治人君雖不忍加之于法臣亦不敢汙官亂治以生臣聞命矣遂伏劒而死劉向新序

碎劒

萬嘗與莊公戰莊公即魯莊公戰者乘丘時獲乎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散放也舍止也獲不書者士也數月然後歸反爲大夫於宋與閔公博傳本道此者極其禍生于博戲相慢易也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也淑善魯侯之美也美好天下諸侯宜爲君者唯魯侯爾萬見婦人皆在側故訏閔公以此言言閔公不如魯侯美好也閔公矜此婦人色自美大于此婦人妬其言顧曰此

虜也顧謂側婦人曰此萬也虜執虜也爾虜焉故爾女也謂萬也更向萬曰女嘗執虜于魯侯故稱譽耳魯侯之美惡乎至惡乎至猶何所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脰脰也齊人語仇牧聞君弒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劍而叱之手劍持拔劍叱罵之萬臂摋仇牧碎其首側手曰摋摋首頭齒著乎門闔闔扇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猶乳犬攫虎伏雞搏貍精誠之至也爭搏弒君而以當國言之者重錄彊禦之賊禍不可測明當防其重者急誅之公羊傳

宋閔公臣長萬以勇力聞萬與魯戰師敗
爲魯所獲囚之宮中數月歸之宋宋閔公
博婦人在側公謂萬曰魯君孰與寡人美
萬曰魯君美天下諸侯唯魯君耳宜其爲
君也閔公矜婦人妒因言曰爾魯之囚虜
爾何知萬怒遂搏閔公頰齒落于口絕吭
而死仇牧聞君死趨而至遇萬于門攜劍
而叱之萬摯仇牧而殺之齒著于門闔仇

牧可謂不畏彊禦矣趨臣之難顧不旋踵

劉向新序

漢書游俠傳序季路仇牧死而不悔

申蒯刎呼天

齊崔杼弒莊公申蒯漁于海將入死之其御止之曰君無道聞于天下不可死也申蒯曰安得食亂君之祿而死治君之事乎申蒯至門曰請入弔門者以告崔杼杼令

勿內申蒯曰汝疑我乎吾與汝臂乃斷左臂以與門者與示崔杼杼陳入列令其入申蒯投劍呼天鬭殺七列未及崔子一列而死（左傳）

崔杼弒莊公邢蒯聵使晉而反其僕曰崔杼弒莊公子將奚如邢蒯聵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蒯聵

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早言我我能諫之諫不聽我能去今旣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旣食亂君之祿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毋死乎乃結轡自刎于車上君子聞之曰邢蒯聵可謂守節死義矣死者人之所難也僕夫之死也雖未能合義然亦有志士之意矣詩

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邢生之謂也孟子曰勇士不忘喪其元僕夫之謂也

崔杼弑莊公令士大夫盟者皆脫劍而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殺十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桮血仰天歎曰惡乎崔子將為無道殺其君盟者皆視之崔杼謂晏子曰子與我我與子分國子不吾與吾將殺子直兵將推之曲兵將勾之唯子圖之晏子曰

鬪回以利而背其君者非仁也劫以刃而失其志者非勇也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可謂不回矣直兵推之曲兵鈎之嬰不之回也崔子舍之晏子趨出授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撫其手曰虎豹在山林其命在庖廚馳不益生緩不益死按之成節然後去之詩云彼已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劉向新序

子囊伏劍

楚人將與吳人戰楚兵寡而吳兵衆楚將軍子囊曰我擊此國必敗辱君虧地忠臣不忍爲也不復于君黜兵而退至于國郊使復于君曰臣請死君曰子大夫之遁也以爲利也而今誠利子大夫毋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爲君臣者皆入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則楚國終爲天下弱

矣臣請死退而伏劒君曰誠如此請成子大夫之義乃爲銅棺三寸加斧質其上以徇于國說苑

荆人與吳人將戰荆師寡吳師衆荆將軍子囊曰我與吳人戰必敗敗王師辱王名虧壤土忠臣不忍爲也不復于王而遁復白也遁走也至于郊使人復于王曰臣請死王曰將軍之遁也以其爲利也今誠利將軍何

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爲王者將皆依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則荆國終爲天下撓（撓撓擾也）遂伏劍而死王曰請成將軍義乃爲桐棺三寸加斧鑕其上（呂氏春秋）

劍迎申包胥

吳人郢申包胥勃蘇贏糧潛行十月而薄秦朝雀立而不轉晝吟宵泣七日不得水漿無入于口秦王聞而迎之冠劍不相及

左秦其首右濡其口于是秦救楚退吳師

劒逆

晉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

獻子魏舒絳晉國都范鞅逆魏舒用王鮒計則強取之則成列

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

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

鞅請驂乘持帶遂超乘跳上獻子車右撫劒左

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恐不與己同心初裴豹隸也著于丹書蓋犯罪没爲官奴以丹書其罪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裴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于君焚丹書者有如日言不負要明如日乃出豹而閉之閉著門外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隱短牆也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

後公臺之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用劍短兵接敵欲致死欒氏退攝車從之左傳

從劍

襄公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修會夷儀歲之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欲使荅秦命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御進也御次當行言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同爲大夫何以黜朱於

朝撫劍從之從叔向也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集成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貢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左傳

退劍

田常弑簡公乃盟于國人曰不盟者死及家石他曰古之事君者死其君之事舍君以全親非忠也舍親以死君之事非孝也

他則不能然不盟是殺吾親也從人而盟是背吾君也嗚呼生亂世不得正行劫乎暴人不得全義悲夫乃進盟以免父母退伏劒以死其君聞之曰君子哉安之命矣

陳恒弑簡公而盟者皆完其家不盟者殺之石他人曰昔之事其君者皆得其君而事之今謂他人曰舍而君而事我他人給不

能雖然不盟則殺父母也從而盟是無君臣之禮也生于亂世不得正行刧於暴上不得道義故雖盟不以父母之死不如退而自殺以禮其君乃自殺劉向新序

剱傷風木

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曰驅之驅之前有異人音少進見之丘吾子也擁鐮帶索而哭孔子避車而下問曰

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也丘吾子對曰
吾有三失孔子曰願聞三失丘吾子曰吾
少好學問周遍天下還後吾親亡一失也
事君奢驕諫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
絕三失也樹欲靜乎風不定子欲養乎親
不在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得再見者親
也請從此辭則自刎而死孔子曰弟子記
之此足以爲戒也于是弟子歸養親者十

三人

伏劒謝漢使

王陵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鄉讀曰嚮陵母旣私送使者泣曰願爲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毋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劒而死項王怒亨陵母陵卒從漢王定天下漢書

王氏之母者漢丞相安國侯王陵之母漢王擊項羽陵以兵屬漢王項羽得陵母置軍中漢使至則東向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爲之泣曰爲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也無以老母故懷二心言妾已死乃伏劒而死杜預女記

後漢班彪王命論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幾而況大丈夫

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毋知靡陵毋知與

晉陸機漢高帝功臣賛

安國違親悠悠我思依依哲母旣明且慈引身伏劍永言固之淑人君子寔邦之基義形于色憤發于辭主亡與亡末命是期

罵劍

單于使衛律以蘇武致單于之命蘇正辭而服其對也武謂

常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爲坎置煴火煴謂聚火無焰者也覆武其上覆身於坎上也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絶半日復息息謂出氣也惠等哭輿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諭說令降也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劍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衛律自謂

也當死單于募降者赦辠舉劍欲擊之勝
請降律謂武曰副有辠當相坐武曰本無
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劍擬之武不
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
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
爾滿也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艸
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
爲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

得乎武罵律曰女爲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爲降虜於蠻夷何以女爲見言何用見女爲也

漢書

僞臣死劍

王莽敗傳首詣更始縣尸市百姓共提擊之提擲也或切食其舌莽揚州牧李聖司命孔仁兵敗山東聖格死仁將其衆降已而歎曰吾聞食人食者死其事拔劍自刺死

漢
書

劍術類

溫序字次房太原祁人也仕州從事建武二年騎都尉弓里戍將兵平定北州到太原歷訪英俊大人問以策謀戍見序奇之上疏薦焉于是徵爲侍御史遷武陵都尉病免官六年拜謁者遷護羌校尉序行部至襄武爲隗囂別將苟宇所拘刼宇謂序

曰予若與我并威同力天下可圖也序曰受國重任分當効死義不貪生苟背恩德宇等復曉譬之序素有氣力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撾殺數人賊衆爭欲殺之宇止之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劍序受劍啣鬚于口顧左右曰既爲賊所迫殺無令鬚汙土遂伏劍而死序主簿韓遵從事王忠持尸歸歛光武聞而憐之

命忠送喪到洛陽賜城旁爲冢地賻穀千斛縑五百匹除三子爲郎中長子壽服竟爲鄒平侯相夢序告之曰久客思鄉里壽即弃官上書乞骸骨歸葬帝許之乃反舊塋焉序墓在今并州祁縣　後漢書

溫序遷護羌校尉行郡至襄武爲隗囂將苟宇所獲宇謂序曰子若與我并威同力天下可圖也序大怒叱宇因以節撾殺數

人宇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劍序受劍啣
鬚于口顧左右曰既爲賊所迫殺無令鬚
汚血遂伏劍而死（東觀漢記）

温序字公次太原祁人也任護軍校尉行
部至隴西爲隗囂將所刦欲生降之序大
怒以節撾殺人賊趨欲殺序苟宇止之曰
義士欲死節賜劍令自裁序受劍啣鬚者
口中歎曰無令須汚土遂伏劍死更始憐

之送葬到洛陽城旁爲築冢長子壽爲印平侯夢亭告之曰久客思鄉壽即弃官上書乞骸骨歸葬帝許之搜神記

祭劍

張武者吳郡由拳人也由拳縣故城在今蘇州嘉興縣南父業郡門下掾送太守妻子還鄉里至河內亭盜夜劫之業與賊戰敍遂亡失尸骸武昔年幼不及識父後之太學受業每節

常持父遺劍至亡處祭醊泣而還太守第五倫嘉其行舉孝廉遭母喪過毀傷父靈魂不返因哀慟絶命（後漢書）

按劍募進兵

傅燮字南容北地靈州人也爲漢陽太守初郡將范津明知人（劉攽曰案文明當作名名聲之誤也明雖可通但前後多云名知人）舉燮孝廉及津爲漢陽與燮交代合符而去鄉邦榮之津字文淵南陽

入燮善卹人叛羌懷其恩化並來降附乃廣開屯田列置四十餘營時刺史耿鄙委任治中程球球爲通姦利士人怨之漢官司隸功曹從事皆即治中也中平四年鄙率六郡兵討金城賊王國韓遂等燮知鄙失衆必敗諫鄙不從行至狄道果有反者先殺程球次害鄙賊遂進圍漢陽城中兵少粮盡燮猶固守時北胡騎數千隨賊攻郡劉攽曰時北胡騎數千按

文少一地字下文云鄉里羌胡是與燮同北地人也皆夙懷燮恩共於城外叩頭求送燮歸鄉里子幹年十三從在官舍知燮性剛有高義恐不能屈志以免進諫曰國家昏亂遂令大人不容于朝今天下已叛而兵不足自守鄉里羌胡燮北地人故云鄉里也先被恩德欲令棄郡而歸願必許之徐至鄉里率厲義徒見有道而輔之以濟天下言未終燮慨然而歎呼幹小

字曰別成（幹集 字彥林 幹）汝知我必死邪盖聖達節次守節（左傳曹公子臧曰前志有之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且殷紂之暴伯夷不食周粟而死仲尼稱其賢今朝廷之不甚殷紂吾德亦豈絕伯夷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食祿又欲避其難乎（左傳子路曰食焉不避其難也）吾行何之必死于此汝有才智勉之勉之主簿楊會吾之程嬰也涕哽咽不能復言左右皆泣下王國使故酒泉

太守蔣衍說爕曰成敗之事已可知矣先起上有霸王之業下成伊呂之勳天下非復漢有府君寧有意爲吾屬師乎 師即君也尚書作之君作之師也 爕按劍叱衍曰若剖符之臣反爲賊說邪遂麾左右進兵臨陣戮殺 後漢書

劍歿

夏侯稱字叔權自孺子而好合聚羣兒爲之渠帥戲必列軍旅戰陳之事有違者輒

嚴以鞭棰衆莫敢逆父淵陰奇之使讀項羽傳及兵書不肯曰能則自爲耳安能學人年十六淵與之畋見奔虎稱驅馬逐之一箭而倒名聞太祖把其手喜曰我得汝矣與文帝爲布衣之交毎宴會景陵一座辨士不能屈世之高名者多從之遊弟榮字幼權幼聰慧七歲能屬文誦書日千言經目輙識文帝聞而請焉賓客百餘人奏

一刺悉書其鄉邑名氏世所謂爵里刺也客示之一寓目而使之遍談不謬一人帝深奇之漢中之敗榮年十三左右提之走不肯曰君親在難焉所逃死乃奮劍而戰遂發陣世語

劍戰長安城

种拂字穎伯河南洛陽人司徒暠之次子也初為司隸從事拜宛令時南陽郡吏好

因休沐游戲市里為百姓所患拂出逢之怒下車公謂以愧其心自是莫敢出者政有能名累遷光祿大夫初平元年代荀爽為司空明年以地震免復為太常李傕郭汜之亂長安城潰百官多避兵種拂揮劍而出曰為國大臣不能止戈除暴致使凶賊兵刃向宮去欲何之遂戰而死後漢書

習珍死劍

習珍爲零陵北部都尉加裨將軍孫權殺
關羽諸縣響應欲保城不降珍弟曰驅甚
崩之民當乘勝之敵甲不堅密士不素精
難以成功不如屈節于彼然後立大効以
報漢室也珍從之乃陰約樊胄等舉兵爲
權所破珍舉七縣自號爲邵陵太守屯校
夷界以事蜀潘濬討珍所至皆下唯珍所
師數百登山濬數書喻使降不答濬單將

左右自到山下求其交語珍遂謂曰我必
爲漢鬼不爲吳臣不可逼也因引射濬濬
還其攻月餘糧箭皆盡曰受漢恩厚不得
不報之以死諸君何爲者即伏劍自裁劉
備聞珍敗爲發喪追贈邵陵太守張邵伯
難習宏曰若亡國之大夫不可以訪事敗
軍之將不足以言勇則商之箕子當見捐
于昔日趙之廣武君無能振策于一世也

後賊發其漢末先人冢掘骨郁冢作炭竈

時人痛之　珍子溫（襄陽耆舊傳）

劍殉

周處字子隱義興人也少孤膂力絕人好馳騁田獵不修細行縱情肆慾州曲患之處自知爲人所惡乃慨然有改勵之志入洛累遷御史中丞凡所糾劾不避寵戚梁王彤違法處深文按之及氏人齊萬年反

朝臣惡處彊直乃使隸夏侯駿西征伏波將軍孫秀知其將死謂之曰卿有老母可以此辭也處曰忠孝之道安得兩全旣辭親事君父母復安得而子乎今日是吾死所也萬年聞之曰周府君昔臨新平我知其爲人才兼文武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如受制于人此成擒耳旣而梁王形爲征西大將軍處知形不平必當陷已自人臣

盡節不宜辭憚乃悲慨即路志不生還時
賊屯梁山有衆七萬而駿逼處以五千兵
擊之處曰軍無後繼必至覆敗乃攻萬年
于六陌將戰處軍人未食彤促令速進而
絶其後繼處知必敗賦詩曰去去世事已
策馬觀西戎藜藿甘粱黍期之克令終言
畢而戰自旦及暮斬首萬計弦絶矢盡不
救左右勸退處按劍曰此是吾効節授命

之日何退之爲且古者良將受命凶門以出蓋有進無退也今諸軍負信勢必不振我爲大臣以身殉國不亦可乎遂力戰而沒晉書

劒討叛

韋忠字子節平陽人少忼慨有不可奪之志裴頠爲僕射言之于司空張華華辟之辭疾不赴人問其故忠曰吾茨檐賤士本

無宦情且茂先葬而不實裴頠慾而無厭弃典禮而附賊後若此豈大丈夫之所宜行邪裴常有心抂我恐洪濤蕩岳餘波見漂況可臨尾閭而窺沃焦哉太守陳楚迫爲功曹會山羌破郡楚攜子出走賊射之中三創忠冒刃伏楚以身捍之泣曰忠願以身代君乞諸君哀之亦遭五矢賊相謂曰義士也舍之忠於是負楚以歸仕聰爲

鎮西大將軍平羌校尉討叛羌矢盡不屈節伏劍而死晉書

劒嬰城

初氐王楊茂搜之子難敵遣養子販易於梁州私賣良人子一人梁州刺史張光鞭殺之難敵怨曰使君初來大荒之後兵民之命仰我氐活氐有小罪不能貰也及光與楊虎相攻各求救于茂搜茂搜遣難敵

救光難敵敵求貨于光光不與楊虎厚賂難敵且曰流民珍貨悉在光所今代我不如代光難敵大喜光與虎戰使張孟蕫居前難敵繼後難敵與虎夾擊孟蕫大破之孟蕫及其弟援皆沒光嬰城自守九月光憤激成疾僚屬勸光退據魏興光按劍曰吾受國重任不能討賊今得死如登仙何謂退也聲絕而卒〔晉書〕

排劒

楊難敵襲仇池克之執田崧立之于前左右令崧拜崧瞋目叱之曰氐狗安有天子牧伯而向賊拜乎難敵字謂之曰子岱吾當與子共定大業子忠于劉氏豈不能忠于我乎崧厲色大言曰賊氐汝本奴才何謂大業我寧為趙鬼不為汝臣顧排一人奪其劒前刺難敵不中難敵殺之 晉書

乞賜劍

晉愍逮與中漢大司馬劉曜獲建威將軍魯充散騎常侍梁緯少府皇甫陽曜素聞充賢募生致之既見賜之酒曰吾得子天下不足定也充曰身爲晉將國家喪敗不敢求生若蒙公恩速死爲幸曜曰義士也賜之劍令自殺梁緯妻辛氏美色曜召見將妻之辛氏大哭曰妾夫巳死義不獨生

且一婦人而事二夫又安用之曜曰貞女也亦聽自殺皆以禮葬之晉書

劒抗

愍懷太子妃字惠風劉曜拔洛陽得之以賜其將喬屬欲妻之惠風拔劒抗詈而死晉書

不降劒

趙將軍王擢擊張仲華襲武衛執護軍曹

權胡宣徙七千餘戶于雍州涼州刺史麻秋將軍孫伏都攻金城太守張沖請降涼州震恐重華悉發境內兵使征南將軍裴恒將之以禦趙恒壁于廣武久而不戰涼州司馬張耽言于重華重華召艾問以方畧艾願請兵七千人必破趙以報重華拜艾中堅將軍給步騎五千使擊秋艾引兵振武夜有二梟鳴于牙中艾曰六博得梟

者勝今梟鳴于中克敵之兆也進與趙戰大破之斬首五千級重華封艾爲福祿伯

麻秋之克金城也縣令敦煌車濟不降伏劍而死十六國春秋

車濟字萬度敦煌人果毅有大量張重華以爲金城令爲石季龍將麻秋所陷濟不爲秋屈秋必欲降之乃臨之以兵濟辭色不撓曰吾雖才非龐德而受任同之此身

可殺志不可移乃伏劍而死秋歎其忠節以禮葬之後重華迎致其喪親臨慟哭贈宜禾都尉晉書

晉永和二年夏六月右長史任處上張重華爲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太尉護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假涼王大赦境内建元永樂輕賦斂除關稅省園囿恤貧窮遣使奉章于石虎未幾虎遣將軍王擢襲武街

執護軍曹權胡宣等徙七千餘戶于雍州虎又遣梁州刺史麻秋將軍孫伏都等侵寇不輟進軍武威金城太守張冲降之縣令燉煌車濟守節不屈伏劍而死前涼錄

劍免胄

常據字元琰燉煌人也年十四拜奉車都尉從梁肅征隴右與王擢遇于邢崗相拒十餘日據斷後密擊遂大破之由是顯名

還寧戎校尉府秋之攻枹罕也據固守大城秋羣衆圍城上西北隅據使宋修等拒之短兵接戰俘斬二百餘人秋衆乃退重華時仕爲騎都尉性直敢言見長寧侯祚與寵臣趙長等結異姓兄弟謀將爲亂心不平之重華末年有螽斯出集安昌門外緣辟逆行據因諫曰螽斯是祚小字今乃逆行災之大者願請出祚以安凉土重華

曰子孫繁昌之徵何爲災也吾昨夢祚攝位方委以周公之事使輔幼子君是何言也及重華卒祚果殺靈耀涼州大亂天錫嗣位遷爲征東將軍秦苻堅使姚萇等攻凉據率衆三萬軍洪池欲先擊姚萇須天錫命會萇率甲士三萬爲前驅與據戰于洪池據兵敗績馬爲亂兵所殺其屬董儒授之以馬據曰吾三督諸軍再秉節鉞八

將禁旅十總紆兵寵任極矣今卒困于此
此吾之死地也尚安之乎乃就帳免冑西
向稽首伏劍而死前凉錄

引劍

西燕慕容永遣使詣秦王丕求假道東歸
丕弗許與永戰于襄陵秦兵大敗左丞相
王永衞大將軍俱石子皆死初東海王纂
自長安來麾下壯士三千餘人丕忌之既

敗懼爲纂所殺帥騎數千南奔東垣謀襲洛陽楊威將軍馮該自陝邀擊之殺丕執其太子寧長樂王壽送建康詔赦不誅以付苻宏纂與其弟尚書永平侯師奴帥秦衆數萬走據杏城其餘王公百官皆沒于永永遂進據長子卽皇帝位改元中興將以秦后楊氏爲上夫人楊氏引劍刺永爲永所殺 晉書

丕后楊氏仇池氏人征東左司馬楊膺之
妹也初爲長樂公妃太安初立爲皇后慕
容永殺丕據長子即皇帝位改元中興將
以楊氏爲上夫人楊氏不從引劍刺永爲
永所殺登既嗣位追謚曰哀平皇后前秦錄

劒効命

蕭嗣鄱陽範王之子也性驍果有膽畧倜
儻不護細行而復傾身養士皆得效力範

之薨也嗣猶據晉熙城中食盡士卒皆乏絕侯景遣任約攻嗣時賊方盛咸勸且止嗣按劒叱之曰今日之戰蕭嗣効命之節之秋及戰遇流矢中頸不許拔箭手殺數人賊退方命拔之應時氣絕妻子為任約所禽

舞劒酬國恩

李玄通雍州藍田人仕隋鷹揚郎將義兵

入關率所部歸國累除定州摠管劉黑闥
反叛攻之城陷被禽黑闥重其才欲以爲
大將玄通歎息曰吾荷朝恩作藩東夏孤
城無援遂陷虜庭當守臣節以忠報國豈
能降志輒受賊官拒而不受故吏有以酒
食餽之者玄通曰諸君哀吾困辱故以酒
食來相寬慰吾當爲諸君一醉遂與樂飲
謂守者曰吾能舞劍可借吾刀守者與之

及曲終太息而言大丈夫受國厚恩鎭撫
方面不能保全所守亦何面目視息世間
哉因潰腹而死高祖聞而爲之流涕唐書

靴中劒

涇原兵叛駕幸奉天叛卒等以朱泚嘗統
涇州知其失權廢居怏怏思亂群寇無帥
幸泚收寬乃相與謀曰朱太尉久因空宅
若迎而爲主事必濟矣姚令言乃率百餘

騎迎泚于晉昌里第泚乘馬擁從北向燭炬星羅觀者萬計入居含元殿明日移處白華殿但稱太尉朝官有謁泚者悉勸奉迎鑾駕既不合泚意皆逡巡而退源休至遂屏人移時言動悖逆又盛陳成敗稱述符命勸其僭僞泚甚悅之又李忠臣張光晟繼至咸以官閑積憤樂于禍亂鳳翔涇原大將張廷芝段誠諫以潰卒三千餘自

襄城而至賊泚自謂衆望所集僣竊之心自此而定乃以源休爲京兆尹判度支李忠臣爲皇城使段秀實久失兵柄故推心委之遂發統師三千言奉迎乘輿實陰有逆謀秀實與劉海賓謀誅泚且虞叛卒之震驚法駕乃潛爲賊符追所發兵至六日兵及絡繹而迴因與海賓同入見泚爲陳逆順之理而海賓于靴中取匕首爲其所

覺遂不得前秀實知不可以義動遽奪源休象笏挺而擊泚仍大呼曰反虜萬段泚舉臂衛首秀實格拉之恟恟然李忠臣馳助泚泚素多力纔破其面逆徒譟集秀實海賓遂併見害唐書

得劒烹

唐咸通中龐勛反于徐州時崔雍典和州爲勛所陷執到彭門雍善談笑遜詞以從

之冀紓其禍勛亦見待甚厚其子少後飲博擊拂自得親近更無阻猜雍以失節于賊以門戶爲憂謂其子曰汝善狎之或得方便能傳刃乎人皆有死但得其所吾復何恨其子承命密懷利刃忽色變身戰勛疑訝因搜懷袖得匕首焉乃令烹之翌日召雍赴飲既徹問雍曰肉美乎對曰以味珍且飽勛曰此此即賢郎肉也亦命殺之唐書

劒衛

夏魯奇字邦傑青州人幼有雄傑之志唐莊宗以爲護衛指揮使梁將劉鄩在漁水莊宗深入致師劉鄩設伏魏孫西南河曲閒蘆中莊宗不滿千騎汴人伏兵萬餘大譟爲起圍莊宗五六重魯奇與王門關烏得兒等奮命戰决自午至申俄而李存審外救至方解魯奇持搶攜劒專衛莊宗手

殺百餘人是役也烏得兒被禽曾奇所傷盈膚 唐闕史

劍令軍

元和十五年九月以李愬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潞州大都督府長史昭義節度使仍賜興寧里第十月王承宗卒魏博田弘正移任鎮州愬至潞州四月遷魏州大都督府長史魏博節度使長慶元

乍幽鎮復亂愬聞之素服以令三軍曰魏
人所以富庶而能通知聖化者由田公故
也天子以其仁而愛人使理鎮冀且田公
出於魏撫帥七年一旦鎮人不道敢茲殘
害以魏為無人也若父兄子弟食田公恩
者其何以報衆皆慟哭又以玉帶珪劒與
牛元翼遣使謂之曰吾先人常以此劒立
大勳吾又以此劒平蔡寇今鎮人叛逆公

以此翦之元翼承命感激乃以劍及帶令於軍中報之曰願以衆從竭其死力〔唐書〕

田布伏劍

穆宗長慶二年春正月癸巳朔以用兵罷元會乙未以魏州刺史王承弁為安南都護本管經略招討使丁酉朱克融陷滄州弓高縣賊攻下博兼邀餉道車六百乘而去庚子魏博兵自潰於南宮縣戊申魏牙

將史憲誠奪師田布伏劍而卒已酉以魏
博中軍先鋒兵馬使憲誠檢校工部尚書
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充魏博節度使是
日大風霾唐書

齊劍

殷保晦妻封敖孫也名絢字蒙文能文章
草隸保晦歷校書郎黃巢入長安其匿蘭
陵里明日保晦逃賊悅封色欲取之固拒

賊誘悅萬詞不答賊怒勃然曰從則生不然正膏我劍封罵曰我公卿子守正而死猶生也終不從逆賊手遂遇害保腆歸左右曰夫人死矣保腆號而絕（唐闕史）